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天才

[美]德莱塞 著
丘平蓝 译

(上)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之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冯国超 主编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通辽市霍林河大街 24 号)

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633 字数:35100千字

2001年3月第1版 200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

ISBN7-5312-1364-8/I·320

定价:9800元(全138卷)



前 言

【内容梗概】

一位名叫尤金·威特拉的青年原和父母和两个姐姐住在伊利诺斯州一个小镇子里，因不满镇上枯燥无味的生活，离家出走，到芝加哥寻找出路。

尤金到达芝加哥后，先后干过多种重活以维持生计。有一次，他在一家洗衣店遇上了一位热情奔放的年青姑娘玛格丽特·达夫，并和她发生了性关系。与此同时，他又结识了一位女教师安吉拉·布卢。安吉拉长得十分漂亮，而且举止文雅，给尤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接着尤金到芝加哥艺术学院学习，并逐渐显示出其非凡的艺术天才。有一次上夜课时，他又遇到了一位名叫鲁比·肯尼的模特儿。尽管鲁比后来成了他的情妇，但他认为，鲁比和玛格丽特一样，出身低微，缺乏教养，喜欢在男人面前卖弄风骚，因而离开了她们两人，与安吉拉订了婚，并离开芝加哥到纽约去寻求他的艺术之路。

尤金到达纽约后，创作了一些很有特色的现实主义的油画，并多次举办画展。经过数年的努力，他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在此期间，尽管他与几位来往密切的女人同床共枕过，然而他仍旧念念不忘安吉拉。他决定与安吉拉结婚，并把她带到



了纽约。安吉拉感到，她以往梦寐以求的幸福已成为现实。

尤金结婚后，更换了一个又一个工作，但这并没有影响其在事业上的成功。就在他经济上和事业上取得辉煌成就的时候，他逐渐对自己的私生活产生了一种空虚感。结果，他从事艺术创作的欲望和意志也日趋消退了。

这时，尤金结识了一位社会名流爱米莉·戴尔夫人，两人来往频繁，很快成了好朋友。有一次，他偶尔见到了戴尔夫人18岁的女儿苏珊娜，并一见钟情。后来他和苏珊娜约会不断，而苏珊娜也甘心情愿当他的情妇。安吉拉知道此事后，觉得要牢牢控制尤金，唯一的办法就是怀孕生孩子。尽管医生一再告诫她，怀孕生孩子对她的生命有危险。与此同时，戴尔夫人也极力反对女儿的浪漫行为，并亲自带女儿去加拿大，以便摆脱尤金的纠缠。当戴尔夫人发现尤金跟踪她们时，感到非常气愤，于是要求尤金所在的公司开除他。尤金失去了苏珊娜和工作后，重新回到了安吉拉的身边。

安吉拉虽然生下一个女儿，自己却命归黄泉。后来尤金与苏珊娜再度相会，但最终还是分了手，各奔东西。

遭受挫折和失妻痛苦的尤金决心将女儿抚养成人，希望女儿将来能和他一道去探索艺术之美。

【作者介绍】

西奥多·德莱塞 (Theodore Dreiser, 1871 - 1945)，美国著名小说家。他出生于印第安纳州一贫苦家庭。由于家境贫寒，中学未毕业就去芝加哥谋生了，先后在饭店、公司干过各种粗活。1889年就读于印第安纳州立大学，但只读了一年就离开了大学，重返芝加哥。三年后当了一名记者，后又供职于芝加



哥一些杂志社，任编辑和总编辑。1899年，他开始文学创作，一年后写下了著名长篇小说《嘉莉妹妹》。《嘉莉妹妹》取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都市芝加哥。当时正是美国资本主义迅速膨胀发展的时期，芝加哥成了美国最大的工商、金融和文化中心之一，也成了许多男女青年向往的地方，尤其是它那五光十色的生活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于是，不少青少年纷纷离开乡土涌入芝加哥这个繁华的城市，寻找工作和追求幸福。德莱塞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创作这一伟大作品的，书中的主人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德莱塞的年轻时代离家到大都市谋生的姐姐为原型而塑造的。这部作品如实地反映了19世纪末叶美国社会的真实面貌，抨击了在拜金主义和纸醉金迷的生活的腐蚀下，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淡漠，它是20世纪美国文学史上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之一。但这部作品一出现就被舆论指责为有伤风化而长期被禁止发行。面对打击，德莱塞停笔了十年，直到1911年，他才又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写下了《珍妮姑娘》、《金融家》、《巨人》、《天才》、《美国的悲剧》和《斯多噶》等长篇小说。《斯多噶》与《金融家》、《巨人》一起组成了德莱塞的《欲望三部曲》。1945年12月28日，这位20世纪的现实主义先驱作家病逝于加利福尼亚，当时未能完成《斯多噶》的全部创作，后来他妻子海伦·理查逊将它续写完毕，于1947年出版。除上述作品外，德莱塞还创作了多部短篇小说集、游记、戏剧集和政论集。

【遭禁经过】

《天才》发表后虽然没有像德莱塞的其他作品那样在文坛上引起轰动，却招来了一些所谓权威人士和组织的非议和抨



天 才

击。纽约反邪恶协会指责它是一部淫秽书，要求出版公司立刻停止发行。官方书刊检查员抨击它有伤风化，并威胁要采取行动对付出版该书的公司。当时约翰·莱恩出版公司迫于种种压力，不得不作出决定，停止发行和销售《天才》一书，并将其余部分封存入库。德莱塞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非常气愤和沮丧，并向书刊检查官提出强烈抗议，结果无济于事。后来，德莱塞在其好友、当时声誉日隆的批评家 H.L. 门肯的支持和合作下，与书刊检查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在此期间，德莱塞还得到了几十位美国作家的赞同和支持。这场抗议运动整整持续了七年之久。1923 年，当官方检查员的权力逐渐减弱时，博奈和利夫莱特公司才决定重新出版这部自传体长篇小说。从那以后，《天才》的出版发行才未受到任何阻拦。

德莱塞为其《天才》的解禁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言论自由方面为整个新一代作家如安德森、福克纳和海明威等人树立了一个榜样。后来辛克莱·刘易斯在谈起德莱塞和《天才》一书时说，恐怕没有一位作家像德莱塞那样勇敢地去表达生活、生活中的美和恐惧。



第一部 早年

第一章

要讲的故事开始是在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九年间，地点在伊里诺斯州的亚历山大镇。那会儿，在此地居住的人只有近一万。这座镇市具有一点儿城市风光，也就够它摆脱掉乡村生活的气息。它拥有一条电车道、一家戏院——也可说是一家所谓歌剧院（干吗这样叫，没有人说得上来，因为那儿从来就没有上演过歌剧）——两条铁路、两个车站，另外还包括一个商业区，里面有一片公共广场以及广场周围的繁华地段。郡法院和四家报馆都设在广场上。这里的居民所获得的当地以及全国性争端的消息，均是靠这两家日报和两家晚报，并且告知他们有很多五花八门的趣事可为。在镇市近郊，有几片小湖和一条美丽的溪流——这大概算得上是亚历山大的最有特色的可爱之处了，这让它平添了一种气氛，相当于一个价廉物美的避暑胜地。从建筑的角度看，这座镇市并不算新式。镇上的房屋，多半是用木头造的，这和美国其它镇市并无太大区别，但在有些地段，它的设计却有其精致的地方，房子造在大院子里，与街道远离，有花坛、砖砌的小径和苍翠的树木作为舒适的家庭生



活的点缀。亚历山大是一座属于美国年轻人的城市。它的精神是年轻的，几乎所有的人对前途都充满了希望，活着可真不错。

在这个城市的某一区里，住着一户人家。按照他们的成份以及性格，可把他们看做是典型的中西部美国佬。他们一点也不穷——或者，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并不穷，但是也称不上富有。父亲托马斯·杰弗逊·威特拉是一个缝纫机商人，总店就开在那个郡里，卖的是很出名、很畅销的一种缝纫机。每卖出一架二十块钱、三十五块钱或是六十块钱的机器，他就可以从中获得百分之三十五的利润。缝纫机的销路并不大，但这样他每年也能赚到近两千块钱。用这笔钱，他买了一片房地，把它布置得挺舒服，也让孩子们都上了学，并且还在当地的公共广场上另开了一间店铺，陈列着最新式的缝纫机。他同意人家拿其它牌子的旧机器折价调换新的，在价钱上抵掉十块到十五块钱。他也修理缝纫机——并且，有着美国人所特有的那种精力，同时还做点儿保险方面的买卖。他的最大的心愿就是，将来等他老了，而保险事业也搞得不错的时候，让儿子尤金·丁尼生·威特拉来继承。虽然此刻他还不知道儿子大了后会变成什么样，可是未雨绸缪总不会错。

他是个敏捷、强健、积极的人，但不够高大，长着赤黄色的头发、鹰钩鼻子、碧蓝的眼睛和惹人注目的眉毛，还有一副讨人喜欢且焕发光彩的笑容。他是个推销员，兜揽生意，竭力说服固执的主妇和淡漠的、或是节俭的丈夫，通过他的劝说让他们认为，他们的确该要一架新的缝纫机了。这种工作让他学会了谨慎、圆滑和处世之道。他懂得怎样和颜悦色地去向人家推销，妻子有时也认为他太能吹了。



当然，他为人诚实、勤勉、并且又节俭。他们多年以前就想能够有一天可以坦言自己有个家，且还有点儿不小的积蓄用来以备急需。这一天已经到了，而且生活得挺不错。他们的屋子显得很整洁——全部粉成白色，配着绿色的百叶窗，一个院子围绕着四周，花坛布置得很好，草地平坦，上面有几棵风姿美好、枝叶扶疏的树木。有个走廊在前面，放着几张摇椅，还有一架秋千在一棵树下，另一棵树下则有个吊床。在附近的马厩里，是一辆轻马车和几辆跑街用的运货马车。喜欢狗的威特拉，养了两条柯利狗。喜欢活玩意儿的威特拉太太，有一只金丝雀、一只猫、几只小鸡以及一个架在杆子上的高高的鸟屋，在里面住着的是几只知更鸟。这所住宅是个精致小巧的地方，威特拉夫妇都为此很是得意。

密里姆·威特拉是个好妻子，对丈夫又忠实又体贴。她的父亲是麦克利恩郡亚历山大附近的武斯成小镇上的商人，专门贩买干草和谷子，除了斯勃林菲尔德和芝加哥外，没有到过再远的地方。在她还只是少女的时候，她曾经上斯勃林菲尔德看过林肯下葬。还有一次，她随丈夫一起去逛过州博览会，那会儿，芝加哥湖滨每年都举行博览会。她保养得不错，样子很端正，富有情趣，但却在外表上故作沉静。她坚持要给她惟一的儿子取名叫尤金·丁尼生。这个名字表示对她兄弟尤金致敬，又表示对那位有名的浪漫派诗人的纪念，原因是他的《国王歌集》深深地感动了她。

在老威特拉看来，给一个美国中西部的男孩取名叫尤金·丁尼生，似乎是不合适的，但是由于他很爱他的妻子，所以就把大多数事情上最终拿主意的决定权给了她。他满意地为两个女孩取的名字：茜尔薇亚和玛特尔。三个孩子长得都很清秀



——茜尔薇亚二十一了，黑头发、黑眼睛，如正在开放的蔷薇，强健、活泼、愉快。玛特尔性格不够活泼，矮小的身材、白皙的面色、怕羞胆小，可是却非常可爱——依据她母亲所言，她的性格和长象与她名字所代表的花十分相似。她喜欢读书和深思，念诗和幻想。中学里的纨绔子弟们都渴望和玛特尔聊天，跟她一块儿散步，但他们却找不到让她感兴趣的话题。她自己也不知道该和他们谈点什么。

全家最心疼的宝贝是尤金·威特拉。他比两个姊姊小两岁，长着又黑又直又光的头发、杏仁形的黑眼睛、端正的鼻子和秀丽而没有任何寻衅意味的下巴颏，他的牙齿洁白、整齐，当他笑起来的时候，就粲然异常地显露出来，好似因为它们所以感到自负一般。最初他身体并不强壮，总是抑郁不快，而且相当具有艺术家的气息。胃不好，再加上轻度贫血，这让他看上去比实际上要虚弱。他富有情感、热忱和渴望，并将它们全蕴藏在缄默的外貌里。他怕羞、自负、敏感，且把握不定自己。

在家的時候，他东游西荡，读读狄更斯、萨克莱、司各特和坡的作品。他漫不经心的一本接一本的看，一面惊讶地思索人生。大城市吸引着他，他认为最妙不可言的事就是出去旅行。在学校里，他在自修时间看泰恩和吉本的作品，一面惊讶地想像着世上各富丽奢华的大宫廷。他对语法没有丝毫兴趣、也不喜欢数学，稀奇古怪的事情总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云的组成、水的组成、土壤的化学元素。不论是春天、夏天还是秋天，他总愿意在家里吊床上躺着，欣赏着从树隙间露出来的蔚蓝天空。一只翱翔云霄、沉思地平飞着的大雕，会占据他的全部视野；一片绝妙的白云，如羊毛般的高高堆起，和岛屿一样漂浮过去，对于他就像一支歌曲一般。他具有机智、敏锐



的幽默感和同情心。偶尔，他认为自己要学绘画；偶尔，又认为要去写作。在他看来这两样他都有天分，但是实际上他一样也没用心地去学。他有时候草草画上一两笔，但只是一些片断——一个小屋顶，冒着袅袅上升的炊烟的烟囱，飞翔着的鸟儿；一小片水，里面有一株杨柳的倒影，或许还有一只小船停泊着；一汪贮水池，上面浮游着几只鸭子，一个男孩儿或是一个妇人呆在岸上。这一方面，他实际上并没有多大抒情写意的才能，只具备一种强烈的审美感。一只翱翔的鸟、一朵盛开的蔷薇花、一株迎风摇摆的树木——他被这些东西的美深深吸引了。他愿意在晚上去街道上漫步，因为这样他可以欣赏着商店橱窗的五光十色，感受人群所带来的青春与热情的意味，以及树丛里面，人家那灯光明亮的窗子里所透露出来的爱情、舒适和家庭的气息。

他爱慕姑娘们——因为她们疯狂——当然他只热衷于那些真正艳丽的。在学校里，他常常因为三个姑娘而想起偶然读过的诗句——“美丽的就如紧张的弓弦一般”，“你的风信子般的发丝，你的秀美的脸庞”，“轻盈的体态，愉快的身影”——但是他却没有勇气轻松地与她们交谈。她们是如此美丽，可是却也是非常疏远的。他也把她们看得过于美了，其实美只存在于他自己的心灵里。可是他并不明白这个道理。有一个姑娘，有编成一大股一大股的黄头发，分披在脖子上，和熟了的麦穗有相似，他的思想就经常被她萦绕。他爱慕她，但她并不知道。她从不清楚，自己没有注意的时候，有一双眼睛多么炽热的盯着她，而且那是双矜持的黑眼睛。她离开了亚历山大，因为她的家搬到另一个镇上去了。随后，他渐渐淡忘了，因为美丽的姑娘不少，但是她那黄色的头发和美丽的脖子，却永远留



在他的心里。

威特拉原本有送几个孩子进大学的打算，但他们却没有一个真正渴望受教育。也许他们要聪明些，比起那些课本，因为他们是生活在幻想和情感的境地中。茜尔薇亚有当母亲的愿望，于是在二十一岁那年就嫁了《呼吁日报》编辑卜雅明·柏哲斯之子亨利·柏哲斯，第一年就有了个小孩。玛特尔将所有的精力用在了代数和三角里，弄不清自己是该当老师呢，还是该结婚，因为小康的家境要求她做点儿事。尤金愣愣地读着书，可根本没有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他稍微写过一点东西，但直到十六岁，他的作品依然充满了孩子气。他也画了几笔画，可是谁也没告诉他，他的画有什么可取的地方。现实的生活，一般都对他没有意义。但是每当听到人活着就该干点什么——象他父亲那样做买卖、在商店当店员、经营大生意——他就给吓唬倒了。这一切可让他为难了，就算到了这个年纪，他也没弄清楚自己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他不排斥他父亲所做的工作，但却对它没有什么兴趣。对自己而言，他清楚这工作无非是没出息的、枯燥无味的谋生方式，至于干保险工作，那也好不到哪儿去。他根本就耐不住性子去把保险单上详细列举的啰哩啰嗦的条款细看一遍。有时候——傍晚和星期六——他去父亲店里打下手，但那对于他来说是痛苦的，他根本就心不在焉。

尤金十二岁那年，他父亲就发现，他是不适合做买卖的，到了他十六岁的时候，老威特拉确切地肯定了自己的看法。以他看书的倾向和他在学校里的成绩来判断，他也同样地认为，这孩子对于他的学业是用不了心的。玛特尔比他高两班，不过有时候是呆在一间教室里。据她报告说，他把过多的时间浪费



在了幻想上，他总望着窗外发呆。

尤金并没有丰富的结交姑娘的经验。他的经历与一般的少年一样无太大区别——譬如，偷偷地去吻姑娘们，或是偷偷的被她们吻——尤金的情况是后一种。他并没有对哪一个姑娘特别有意思。在十四岁那年，他在一场宴会上被一个小姑娘选中做了她的舞伴，至少做了那一晚的舞伴，接着在“邮政局”的游戏里，他在没有光明的房屋里享受到姑娘的美妙的拥抱和亲吻，但是就此以后，没再有过什么奇遇。有了这一次经验作为基础，他便盼望着坠入爱河，不过总有点儿羞怯，有点儿缥缈。他怕姑娘们，她们说实话，也怕他。她们也不明白他。

但他十七岁那年的秋天遇到的一位姑娘，给他心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丝泰拉·阿柏尔顿是个艳丽的尤物。她很漂亮，跟尤金同年，拥有苗条的身段和碧蓝的眼睛。她性格活泼愉快得迷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对一些敏感的男性来说具有危险性。她喜欢挑逗小伙子们，因为这使她感到有趣，而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她对哪一个特别钟情。虽然这样，这里面可并没有什么卑鄙恶劣的意思，因为在她看来这些人都不错，比较老实的人反而比通达世故的人更叫她产生好感。她所以喜欢尤金，原因可能就是他那副羞怯的神气。

头一回见到她，是在他最后一学年开学的时候。那会儿，她初到这座城里，进了高中二年级。她父亲从伊里诺斯州摩林城上这儿来担任一片新创办的滑车制造厂的经理。她迅速地与玛特尔成为了朋友，这或许是因为她被玛特尔恬静的脾气吸引住了，正如玛特尔被她的愉快活泼的性情吸引住了一样。

一天下午，玛特尔和丝泰拉从大街上邮政局往家走的时候，碰到了尤金。他刚要去会一个男朋友。尤金的确很怕羞，



天 才

瞧见她们走来时，他原打算躲开，但却晚了。她们看见他了，丝泰拉相当沉着地走上前来。玛特尔也没打算让他就这么走开，因为和他呆在一块儿是个漂亮的同伴。

“没有回家吗？”她站住问。这可是她介绍丝泰拉的机会，尤金无法避开了。“阿柏尔顿小姐，这是我兄弟尤金。”

丝泰拉给他的笑愉快且逗人，同时也将自己的手伸向了 他，他小心谨慎地握着，看得出来很紧张。

“我的手有些脏，”他抱歉地说，“我刚帮爸爸修理马车来着。”

“哦，没什么，”玛特尔说，“要干什么去？”

“去看看哈利·莫里斯。”他回答。

“有事吗？”

“我们预备去采胡桃。”

“哦，我真想要几个。”丝泰拉说。

“我给你带几个来。”他殷勤般地大声说。

她又笑了，“但求你不会骗我。”

她差一点儿要求和他们一同前往，但是由于缺乏经验，没敢真去。

她的妩媚很快的迷住了尤金。对于他，她象是个一瞬即逝、可望而不可即的女孩子。与原来的黄头发的姑娘有些神似，只是更富有人情味，不大象一场梦幻。这个姑娘生得秀丽、娇柔，面色微红，皮肤细腻，她很纤细，但却并不弱小。这样的她让他一见之下怔得气都透不过，但是心里又有几分怕她，他不知道她对自己看法怎样。

“呃，我们回家去。”玛特尔说。

“如果我不是约好上哈利那儿去的话，也会与你们一道回



家的。”

“哦，没关系。”玛特尔回答。

他转身走了，感觉没能留下一个好印象。丝泰拉一直盯着他的眼光中充满了探询，当他走开的时候，她用目光跟着他。

“这人满好玩的。”她向玛特尔坦白地说。

“是这样，”玛特尔回答，“多少是这样，但他太郁闷了。”

“他因为什么觉得郁闷？”

“可能是身体不够强壮。”

“但我看来他笑起来很漂亮。”

“我要转告他！”

“不，请你不要！你不会告诉他的，是吗？”

“好的。”

“但是他笑起来的确很漂亮。”

“找个时间我约你来我们家，你好再遇见他一次。”

“我很高兴，”丝泰拉说，“那一定非常有趣。”

“星期六晚上怎么样，玩上一晚，那会儿他在家。”

“一定来，”丝泰拉说，“那真太好啦！”

“我看你很喜欢他！”玛特尔大笑起来。

“感觉他很有趣。”丝泰拉坦白地说。

一切依照计划顺利的开始了，星期六晚上在他家，他们有了第二次见面。那天他在父亲的保险公司里帮了一天忙。丝泰拉前来吃晚饭。尤金从敞开的起坐间门外瞧见了她，便兴奋地上楼去换衣服，因为他心里涌动着青春的热情，在他这年龄，任凭胃病也好，肺弱也好，都抑制不住这股热情。他全身感到一阵激动，便费心尽力的好好修饰了自己一下，红领带打得恰



到好处，头发仔细地由当中分开。打扮了不久，他下楼来了，反复思索着该说些什么机灵活，才配得起自己的人品，否则她看不出他多么漂亮动人，但又担心弄出不好的效果。当他走进起坐间的时候，她正和他姊姊并坐在敞开的壁炉面前，房间因一盏红灯罩子的灯光而显得温暖。这个房间很普通，当中摆着的桌子上蒙着蓝绒台布，还有几张样式一样的椅子和一架放着小说和历史书籍的书橱，但简单大方的摆设让它富有安适的意味。

威特拉太太进进出出的忙碌着，寻找家庭主妇所需要的那些东西。父亲还没有回家，他上本郡某一个边远的镇上兜售一架缝纫机，没办法在天黑前赶回来。对于这个尤金一点也不关心，威特拉先生富有风趣，只要心情好，他甚至跟儿女们开玩笑，关注着他们对异性初起的兴趣，预料在他们最重要的恋爱到来的时候，会有个平凡的高潮。他总愿意告诉玛特尔，她有天会嫁给一个兽医。至于尤金，他预料他娶的姑娘是一个名叫爱尔莎·布朗的。听他太太说，爱尔莎·布朗生着一头油腻的鬈发，这种估计总不让孩子们动气。尤金甚至会因为这种笑话而拥有一丝牵强的笑容，因为他挺喜欢听笑话，不过这么小的年龄，他都把父亲瞧得相当清楚。他看不起他父亲所从事的职业，认为这是不值一提的，要他去从事随便哪一种这样的职业是荒谬可笑的。他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却充满了反感，因为这些庸俗的事情，这种情绪就似已经熔开的隐藏的火山口，有眼光的人都知道它时常不祥地在冒烟。他的父母都不了解他，在他们眼中他是古怪的，老爱梦想，身体虚弱，都这会儿了还对自己的未来没有打算。

“哦，你来啦！”他进门时，玛特尔说：“来坐下。”